



後涼錄一

春秋卷第八十一

魏散騎常侍崔鴻撰

呂光

呂光字世明略陽氏人也父婆樓佐命苻堅官至太尉光以石氏建武四年生於枋頭夜有神光舉家異之故遂以光爲名年十歲與諸兄弟遊戲邑里好爲戰陣之法羣童咸推爲主割土處中部分詳平羣童歎服不好讀書惟樂鷹馬及長連結賢豪好施待士身長八尺四寸目重

瞳子左肘生肉印性沉重質畧一作寬大有度
 量喜怒不形於色時人莫之識唯王猛布衣時
 見而異之曰此非凡人也言之於苻堅舉賢良
 除美陽令夷夏愛服隣境肅清遷鷹揚將軍從
 征張平戰於銅壁刺平養子蚝中之自是威名
 大著苻雙反於秦州堅將楊成世為雙將苟興
 所敗光與王鑒討之鑒欲速戰光曰興初破成
 世奸氣漸長宜持重以俟其傲興乘勝輕來糧
 竭必退退而擊之可以破也二旬而興退諸將

不知所為光曰揆其奸計必攻榆眉若得榆眉
 據城斷路資儲復贍非國之利也宜速進師若
 興攻城尤須赴救若其奔也彼糧既盡可以滅
 之鑒從之果敗興軍從王猛平慕容暉封都亭
 侯苻重鎮洛陽表光為長史及重謀反堅聞之
 曰長史呂光忠孝方正必不與之同謀馳使命
 光收重檻車送之尋入為太子右率甚見親重
 蜀人李焉一作鳥聚眾二萬攻逼益州以光為破
 虜將軍率兵討滅之遷步兵校尉苻洛反光又

擊平之拜驍騎將軍秦建元十九年春正月堅
 既剋平山東士馬強盛遂有圖西域之志乃以
 光為使持節都督西域征討諸軍事率將軍姜
 飛彭晃杜進康盛一作隆等總步兵七萬鐵騎五
 千討西域以隴西董方馮翊郭抱武威賈虔弘
 農楊穎為四府將佐堅太子宏執光手曰君器
 相非凡必有大福宜深保重行至高昌聞堅寇
 晉光欲更須後命部將杜進曰節下受任金方
 機宜速有何不了而更留乎冬十二月光進

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失色光曰吾聞李
 廣利精誠玄感飛泉湧出吾等豈獨無感致乎
 皇天必將有濟諸君不足憂也俄而大雨平地
 水深三尺進兵焉者其王泥流率其傍國請降
 惟龜茲王帛純帛一作帛拒命不降光軍其城南五
 里為一營深溝高壘廣設疑兵以木為人被之
 以甲羅列壘上將為持久之計帛純驅徙城外
 人人於城中附庸侯王各嬰城自守至是光左
 肘肉印隱起成字文曰巨霸營外夜有一黑物

大如斷堤動搖有頭角目光若電及明而雲霧
四塞遂不復見旦視其處南北五里東西二十
餘步鱗甲隱於地所昭然猶在光笑曰黑龍也
俄而雲起西北暴風滅其迹杜進言於光曰龍
者神獸人君利見之象易曰見龍在田德施普
也斯誠明將軍道合靈和德符幽顯所致願將
軍勉之以成大慶光有喜色遂進軍攻龜茲城
其夜夢金象飛越城外光曰此謂佛神去之胡
必亡矣攻城益急帛純乃傾國財寶重賂于獫

胡以求救獫胡王遣其弟訥龍侯將馮率騎二
十餘萬并引溫宿尉須等諸國王及諸胡內外
合七十餘萬人來救胡便弓馬善矛稍鎧如連
鑣射不可入又以韋索爲繃策馬擲人多有中
者衆甚憚之諸將咸欲每營結陳案兵拒之光
曰彼衆我寡營又相遠勢分力散非良策也於
是遷營相接按陣爲勾鑣之法精騎爲遊軍彌
縫其闕戰於城西大敗之斬首萬餘級帛純收
其珍寶遁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城

有三重廣輪與長安城等城中塔廟千數又以
種田畜牧爲業男女皆剪髮垂項宮室壯麗煥
若神居光乃大饗將士賦詩言志命叅軍京兆
段業著龜茲宮賦以記之胡人奢侈厚於養生
家有蒲桃酒或至千斛經十年不敗士卒淪沒
酒藏者相繼又有千斛蒲桃士卒取實來離宮
別館傍盡種之因得其樂器有箜篌琵琶五絃
笙笛簫箏篋毛圓鼓都曇鼓答臘鼓腰鼓羯鷄
婁鼓鐘鼓其等十五種爲一部工二十人歌曲

有善善摩尼解曲婆迦兒舞曲有天姝勒監曲
諸國憚光威名貢款屬路光撫寧西域威恩甚
著桀黠胡王昔所未賓者不遠萬里望風歸附
上漢所賜節傳光皆表而易之立帛純弟震爲
龜茲王撫其遺衆建元二十年秋八月光上疏
奏捷于堅堅知光平西域以爲使持節散騎常
侍都督玉門巴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
進封順鄉侯增邑一千戶道絕不通建元二十
一年春正月光旣平龜茲以龜茲饒樂遂有留

居之志始獲天竺沙門鳩摩羅什先是光軍未
至什謂龜茲王曰國運衰矣當有勅敵目下從
東方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至是果敗
光未測什智量見其年少乃以凡人戲之強妻
以龜茲王女拒而不受光曰道士之操不踰光
父何所固辭因飲以醇酒同閉密室什既被逼
遂虧其節或令騎牛及乘惡馬欲使墮落什嘗
懷忍辱曾無愠色光還中路置軍山下將士已
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見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

納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人
遂深異之光欲留王西國什謂光曰此凶亾之
地不可淹留推運揆數將軍宜速東歸中路自
有福地可居光乃大饗文武博議進止衆咸請
還光乃從之三月光以駝二萬餘頭致外國珍
寶及奇伎異戲殊禽怪獸千有餘品駿馬萬餘
匹而還秋九月光自龜茲還至宜禾秦涼州刺
史梁熙謀閉境拒之高昌太守楊翰言於熙曰
呂光新破西域兵強氣銳其鋒不可當也度其

事意必有異圖且今關中擾亂京師存亡未知
 自河已西迄於流沙地方萬里帶甲十萬鼎峙
 之勢實在今日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敵高梧一作
 桐谷口險阻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
 渴自然投戈如其以遠不守伊吾之關亦可距
 也若度此二阨雖有子房之策無所施矣地有
 所必爭真此機也熙不從美水令捷為楊一作張
 統說熙曰主上傾國南討覆敗而還慕容垂擅
 兵河北泓冲寇逼京師丁零雜虜跋扈關洛州

郡姦豪所在風扇王綱弛絕人懷利已今呂光
 廻師其志難測將軍何以抗之熙曰誠深憂之
 未知計之所出統曰光雄果勇毅智略過人今
 擁思歸之士乘戰勝之氣其鋒未易當也一云今以

蕩四域之威擁歸師之銳鋒若猛火之盛於原弗可敵也

將軍世受殊恩忠

誠夙著立勲王室宜在今日行唐公洛上之從
 弟勇寇一時為將軍計者莫若奉為盟主以收
 攝眾望推忠義以總帥羣豪則光雖至不敢有
 異心也資其精銳東兼毛興西連王統楊璧合

四州之衆掃凶逆於諸夏寧帝室於關中此桓文之舉也熙又弗從乃殺洛於西海光聞楊翰之謀懼不敢進杜進諫曰梁熙文雅有餘機鑒不足終不能納翰之謀也願將軍不足憂之聞其上下未同宜在速進進而不捷請受過言之誅光從之進至高昌楊翰以郡迎降及至玉門梁熙傳檄責光擅命還師遣子鷹揚將軍胤與振威將軍南安姚皓別駕衛翰率衆五萬拒光於酒泉燉煌太守姚靜晉昌太守李純以郡迎

降光報檄涼州責熙無赴難之誠數其過歸師之罪遣彭晃杜進姜飛等爲前鋒擊胤戰於安彌大敗之胤輕將麾下數百騎逃奔杜進追而擒之於是西山胡夷皆來款附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請迎光乃殺熙涼州郡縣望風奔降獨建威將軍西郡太守索泮奮威將軍酒泉太守宋皓城守不下攻而執之竝爲光所殺光遂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護羌校尉表杜進爲輔國將軍武威太守封武始侯自餘將佐封拜有差主

簿尉祐姦佞傾險見棄前朝與彭濟同謀執熙
光深見寵任乃譖誅姚皓及天水尹景等名士
十餘人遠近頗以此失望人懷離貳光尋擢祐
爲寧遠將軍金城太守祐次允吾襲據外城以
叛祐從弟隨據鷓陰起兵應之光遣將軍魏真
討隨隨敗奔祐光將姜飛又擊敗祐衆祐奔據
興城扇動百姓夷夏多從之飛司馬張象參軍
郭雅謀殺飛應祐發覺逃奔

太安元年春正月初苻堅之敗張天錫南奔其

世子大豫爲長水校尉略陽王穆所匿堅還長
安穆將大豫俱奔河西依禿髮思復鞬思復鞬
送之魏安至是魏安人焦松齊肅張濟等起兵
數千迎大豫爲主攻拔昌松郡執太守王世強
二月光遣輔國將軍杜進擊之進等敗績大豫
遂進逼姑臧求決勝負王穆諫曰呂光糧豐城
固甲兵精銳逼之非利不如席卷嶺西厲兵積
粟然後東向而爭不及暮年光可平也大豫不
從乃自號撫軍將軍涼州牧改元鳳凰以王穆

爲長史傳檄郡縣使穆求救於嶺西諸郡建康
太守李隰祁連都尉嚴純及閭襲皆起兵應之
有衆三萬保據楊塢夏四月大豫自揚塢進屯
姑臧城西王穆率衆三萬及禿髮思復鞬子奚
干一作于等陣於城南光出擊大破之斬奚干等
二萬餘級光謂諸將曰大豫若用王穆之言恐
未可平也諸將皆曰大豫豈不及此耶皇天欲
贊成明公八百之業故令大豫迷於良筭耳光
大悅賞賜金帛有差是時堅子不以光爲車騎

大將軍涼州牧領護西羌大都督酒泉公使者
沒於後秦不能達秋九月光始聞苻堅爲姚萇
所害奮袂哀號三軍縞素大臨於城南傳檄諸
州期孟冬大舉僞諡堅曰文昭皇帝長吏百石
已上服斬纒三月庶人哭泣三日冬十月光大
赦境內建元太安十一月羣僚勸進光曰長蛇
未殄方掃除國難不宜進位元台張大豫自西
郡入臨洮驅略百姓五千餘家保據俱城光將
彭晃徐靈攻破之大豫奔廣武穆奔建康廣武

人執大豫送之斬於姑臧市十二月光自稱使
持節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大
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牧酒泉公

太安二年春正月姑臧大風析從申至辰遣中
郎房晷至晉昌祀風穴羅什謂光曰不祥之風
當有奸叛然不勞自定也秋八月甘露降於道
遙園白鷺翔於酒泉衆鷺成列而從之時王穆
襲據酒泉自稱大將軍涼州牧光以郭麀讖言
改昌松郡爲東張掖郡冬十二月涼州大饑穀

價踴貴斗米直錢五百文人相食死者大半光
西平太守康寧自稱匈奴王殺河湟太守強禧
阻兵以叛光屢遣兵討之不尅別將徐靈與張
掖太守彭晃謀叛光遣將討靈靈奔於晃晃東
結康寧西通王穆光欲自擊晃諸將皆曰今康
寧在南阻兵伺隙若大駕西行寧必乘虛出於
嶺左晃穆未平康寧復至進退狼狽勢必大危
光曰事勢寔如卿言然我今不往是坐待其來
也晃穆共相唇齒寧又同惡相濟若三寇連兵

東西交至則城外皆非吾有大事去矣今晁叛
逆始爾寧穆與之情契未密及其倉卒取之爲
易且隆替命也卿勿復言乃自率步騎三萬倍
道兼行旣至攻之二旬晁將寇顛斬關納光遂
拔其城誅彭晃初王穆之起兵也遣使招燉煌
處士郭瑀瑀歎曰臨河救溺不卜命之短長朕
病三年不豫絕其殮饋魯連在趙義不結舌況
人將左袵吾安忍不救之乃與同郡索嘏起兵
五千運粟三萬石以餉穆穆以瑀爲太府左長

入軍師將軍嘏爲燉煌太守瑀雖居元佐而口
誅黃老冀功成世定追伯成之蹤旣而穆惑於
讒間忌嘏威名率衆伐嘏瑀諫曰昔漢定天下
然後誅功臣今事業未建而誅之立見麋鹿遊
于此庭矣穆不從瑀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
不復見汝矣還而引被覆面不與人言不食七
日輿疾而歸旦夕祈死夜夢乘青龍上天至屋
而止寤而歎曰龍飛在天今止於屋屋之爲宇
尸下至也龍飛屋上尸至吾其死也古之君子

不卒內寢况吾正士乎遂還酒泉南山赤崖閣
飲氣而卒光聞穆之伐嘏謂諸將曰二虜相攻
此成擒也將攻之諸將咸以爲不可光曰取亂
侮亾武之善經不可以憚累征之勞而失未逸
之機也遂率步騎二萬攻酒泉克之進次涼興
穆引師東還路中衆散穆單騎奔驛馬驛馬令
郭文斬首送之龜茲國使至獻寶貨奇珍汗血
馬光臨正殿設會文武博戲

太安三年春正月光信讒言殺武威太守杜進

他日與羣僚讌酒酣語及政事時刑法峻重叅
軍京兆段業進曰嚴刑重憲非明王之義也光
曰商鞅之法至峻而兼諸侯吳起之術無親而
楚以霸何也業曰起喪其身鞅亾其家皆殘酷
之致也明公受天眷命方開建大業景行堯舜
猶懼不濟柰何欲以商申之末法臨道義之神
州豈此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光改容謝之於
是下令責躬乃崇寬簡之政是年燉煌太守宋
歆送同心梨陳平仲

涼州記

得玉璽獻之博三

寸長四寸直看無文字向日視之字在腹中有
三十四字言光當王又白雀巢於陽川令蓋敏
屋光下令諸臣爲之賦時獻詩及賦者凡百餘
人

麟嘉元年春正月張掖金澤縣有麟見百獸皆
從光以爲巳瑞於是羣僚奉表請崇進名號遂
以晉孝武太元十四年二月僭卽三河王位於
南郊置百官自丞郎已下猶攝州縣事大赦境
內改元麟嘉光妻石氏子紹弟德世自仇池來

至姑臧光迎於城東大饗羣臣立石氏爲王妃
子紹爲世子讌羣臣於內苑新堂遣市玉璽於
于闐冬十月遣弟左將軍他子武賁中郎將纂
討北虜匹勤於三巖山大破之是年造刀一口
銘其背曰麟嘉長三尺六寸

麟嘉二年秋九月太廟新成追尊高祖爲敬公
曾祖爲恭公祖爲宣公父爲景昭王母爲昭烈
妃中書侍郎楊穎上疏請依三代故事追尊呂
聖爲始祖末爲不遷之廟光從之是歲焉耆國

王龍熙遣子入侍張掖督郵傅曜考覈郡縣而
丘池令尹興殺之投諸空井曜見夢於光曰臣
張掖郡小吏案校諸縣而丘池令尹興賊狀狼
藉懼臣言之殺臣投於南亭空井中臣衣服形
狀如是光寤而猶見久之乃滅遣使覆之如夢
光怒殺興

麟嘉三年春二月著作郎段業以光未能揚清
激濁使賢愚殊貫因療疾於天梯山作表志詩
九歎七諷十六篇以諷之光覽之而悅署業爲

康太守冬十月金城王乞伏乾歸遣南羌彭
奚念入攻白土都尉孫峙退奔興城光遣兵乘
虛伐金城乾歸聞之引兵而去光亦引還

麟嘉四年秋八月光遣南中郎將方弟右將
軍竇振威將軍楊範強弩將軍竇苟攻乞伏乾
歸於金城方屯河北竇進師濟河爲乾歸所敗
竇及將士死者萬餘人光又遣武賁中郎將纂
及竇苟率步騎五千南攻彭奚念戰於盤夷纂
大敗而歸光遂率兵親討復遣纂及揚武將軍

略陽楊軌建中將軍沮渠羅仇建武將軍梁恭
軍於左南奚念大懼乃於白土津累石爲堤以
水自固遣精兵一萬拒守河津光遣將軍王寶
潛趣上津夜渡湟河光濟自石堤攻尅抱罕奚
念單騎奔甘松光振旅而還

麟嘉五年春正月初光徙西海郡人於諸郡至
是謠曰朔馬心何悲念舊心中勞燕雀何徘徊
意欲還故巢頃之遂相扇動復徙之於河西樂
都秋七月羣議以高昌雖在西垂地居形勝外

接胡虜易生翻覆宜遣子弟鎮之光以子覆爲
使持節鎮西將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西域大
都護鎮高昌命大臣子弟隨之

麟嘉六年春正月光遣使拜禿髮烏孤假節冠
軍大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統廣武郡侯夏六月
光帥衆十萬伐西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使稱
藩以子勃勃爲質光引兵還

勃勃西秦
錄作勃勃

龍飛元年夏六月五龍見於浩亶羣臣咸賀勸
光稱尊光於是以晉太元二十一年僭卽天王

位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龍飛備置郡司立
世子紹爲太子封庶長子纂爲太原公秦州刺
史弟延爲天水公弘爲常山公其餘子弟爲公
侯者十七人署中書令王詳爲尚書左僕射著
作郎段業等五人爲尚書又遣使拜禿髮烏孤
爲征南大將軍益州牧左賢王冬十月西秦涼
州牧乞伏軻彈與秦州牧乞伏益州不平彈率
衆來奔光下書曰乾歸狼子野心前後反覆朕
方東清秦趙勒銘會稽豈令豎子鴟峙洮南且
其兄弟內相離間可乘之機無過今也其勅中
外戒嚴朕當親討

龍飛二年春正月光大舉攻西秦師次於長最
乾歸羣下請東奔成紀以避之乾歸曰軍之勝
敗在於巧拙不在衆寡光兵雖衆而無法其弟
延勇而無謀不足憚也且其精兵盡在延所延
敗光自走矣二月光使太原公纂率楊軌竇苟
等步騎三萬攻金城乾歸率衆二萬來救光遣
將軍王寶等率騎五千邀之乾歸懼而不進遂

拔金城執太守衛鞬鞬瞑目謂光曰吾寧守節
斷頭誓不爲降虜也光善而免之光又遣將軍
梁恭金石生與秦州刺史沒奕干以甲卒萬餘
出陽武下峽攻其東天水公延以枹罕之衆攻
臨洮武始河關皆尅之乾歸因大震泣歎曰死
中求生正在今日也乃縱反間給延云乾歸衆
潰東奔成紀延欲引輕騎追之司馬耿稚諫曰
乾歸雄勇過人權略難測破王廣尅楊定皆羸
師以誘之雖蕞爾小國亦不可輕也因獸猶鬪

況乾歸安肯望風自潰乎且告者視高而色動
必有奸計今宜整部陳而前使步騎相接徐俟
後軍畢集然後擊之可一戰滅也延不從進與
乾歸相遇戰敗死之耿稚及將軍姜顯收集散
卒還屯枹罕光亦引兵還於姑臧夏四月初張
掖臨松盧水胡沮渠羅仇匈奴沮渠王之後也
世爲部帥光以羅仇爲尚書從伐西秦及延敗
死羅仇第三河太守沮渠麴粥謂羅仇曰主上
荒耄信讒今軍敗將死正其猜忌智勇之時也

吾兄弟素爲所憚與其經死溝瀆孰若勒兵向西平出茗藿奮臂大呼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理如汝言但吾家累世忠孝爲一方所歸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也未幾光果殺羅仇及麴彌羅仇弟子蒙遜求帥喪還塋鄉里諸部會塋者萬餘蒙遜哭謂衆曰呂王昏荒無道多殺不辜吾之上世雄視河西今欲與諸部雪二父之耻復上世之業何如衆多從之遂殺光護軍馬邃攻拔臨松郡屯據金山大爲百姓之患蒙遜從兄

男成先爲光將守晉昌聞蒙遜起兵逃奔貲虜扇動諸夷衆至數千進攻福祿建安將軍寧戎護軍趙策擊敗之男成退奔樂涪五月光遣太原公纂率衆二萬擊敗蒙遜於忽谷酒泉太守壘澄率將軍趙策趙陵步騎萬餘討男成於樂涪戰敗澄策死之男成進攻建康遣人說建康太守段業曰呂氏政衰權臣擅命刑罰失中人不堪役一州之地叛者連城瓦解之形昭然在目百姓嗷然無所依附府君柰何以蓋世之才

欲立忠於垂亾之國乎男成等旣唱大義欲屈
府君俯臨鄙州使塗炭之餘獲來蘇之惠何如
棗不從相持二旬外救不至郡人高遠史惠等
言於棗曰今孤城獨立臺無救援府君雖心過
田單而地非卽墨宜思高笑轉禍爲福棗先與
光侍中房晷僕射王詳不平懼不自容乃許之
自稱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光命
太原公纂將兵五萬討棗時謂棗等烏合纂有
威聲勢必克全光以問羅什什曰觀察此行未
見其利旣而蒙遜進屯臨洮爲棗聲援戰於合
離纂兵大敗秋八月光散騎常侍西平郭曆以
光年老知其將敗遂與僕射王詳起兵作亂詳
爲內應事發光乃誅詳磨遂據東苑以叛民間
皆言聖人舉兵事無不成從之者甚衆曆以爲
代呂者王乃推王乞基爲主光馳使召纂討磨
纂將還諸將勸纂曰段棗聞師廻必躡軍後若
潛師夜還庶無後患也纂曰棗雖憑城阻衆無
雄畧之才若夜潛還適足張其奸志耳乃遣使

告葉曰郭磨作亂吾今還都卿能決者可早出戰遂棄大軍先將輕騎引還葉亦不敢出纂司馬楊統謂其從兄桓曰郭磨明善天文起兵其當有以京城之外非復朝廷之有纂今還都復何所補請除纂勒兵推兄為盟主西襲呂弘據張掖號令諸郡亦千載一時也桓怒曰吾聞臣子之事君親有隕無二吾為呂氏臣安榮其祿危不能救豈可復增其難乎呂氏若亾吾為弘演矣統懼至番禾奔歸於磨磨遣軍邀纂於白

石纂大敗光西安太守石元良率步騎五千赴難與纂共擊磨軍破之遂入姑臧涼人張捷宋生等招集戎夏三千餘人反於休屠城與磨共以書箋招誘後將軍楊軌推為盟主軌性粗直不慮磨之傾危河西太守程肇諫曰將軍之與呂王可謂臭味是同今欲釋同心託異類背龍頭從蛇尾非將軍之高美也願將軍熟思之軌不從乃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纂擊磨將王斐於城西大破之磨勢漸衰遣使請救於禿

髮烏孤九月烏孤使弟驃騎利鹿孤帥騎五千
援磨冬十一月光遺楊軌書曰自羌胡不靖郭
磨叛逆南藩安否音問兩絕行人風傳云卿擁
逼百姓爲磨唇齒卿雅志忠貞有史魚之操鑒
察成敗遠侔古人豈宜聽納姦邪以虧大美陵
霜不彫者松柏也臨難不移者君子也何圖松
柏彫於微霜而雞鳴已於風雨郭磨巫卜小數
時或誤中考之大理率多虛謬朕宰化寡方澤
不逮遠致世事紛紜百城離叛戮力一心同濟

巨海者望之於卿也今中倉積粟數百千萬東
人戰士一當百餘人則言笑笑晏晏出則步武涼
州吞磨阻業綽有餘暇但與卿形雖君臣心過
父子朕欲全卿名節不使貽笑將來卿三思之
軌不答

龍飛三年春二月楊軌以司馬郭緯爲西平相
率步騎二萬北赴郭磨禿髮僣檀亦率騎一萬
助之軌至姑臧營於城北三月太原公纂將兵
擊軌郭磨帥衆來救纂敗引還段業使沮渠蒙

遂攻西郡執其太守呂純純光之弟子也於是
 晉昌燉煌等郡並降於業夏六月楊軌自恃士
 馬之盛議欲與光大決成敗磨每以天文裁止
 之常山公弘鑪張掖業使輔國將軍沮渠男成
 及酒泉太守王德來攻光遣太原公纂迎之軌
 謀於衆曰呂弘精兵一萬若與纂合則敵強我
 弱養獸不討將為後患乃與秃髮利鹿孤共邀
 纂纂與戰大破之軌奔王乞基郭磨聞軌敗東
 走魏安降於乞伏乾歸常山公弘為業所攻引

兵棄張掖東走業將兵追弘弘擊敗之業遂城
 西安以別將臧莫孩為太守太原公纂又擊敗
 之冬十月建武將軍李鸞以興城降於秃髮烏
 孤

龍飛四年夏五月太子紹太原公纂將兵伐段
 業業乞救於秃髮烏孤烏孤遣驃騎利鹿孤及
 楊軌救之紹以業等軍盛欲從三門關挾山而
 東纂曰挾山示弱取敗之道不如結陣衝之彼
 必憚我而不戰也紹乃引軍而南業案兵不動

紹等亦引而還秋九月光寢疾冬十二月光疾甚立太子紹爲天王自號太上皇帝以太原公纂爲太尉常山公弘爲司徒謂紹曰吾疾病雖增恐將不濟今國家多難三寇闕關迭伺國隙吾沒之後使纂統六軍弘管朝政汝恭已無爲委重二兄庶幾可濟若內相猜貳釁起蕭牆則晉趙之變旦夕至矣又謂纂弘曰末業才非撥亂直以立嫡有常猥居元首今外有強寇人心未寧汝兄弟緝穆則祚流萬世若內自相圖則禍不旋踵纂弘泣曰不敢有異心又執纂手戒之曰汝性粗暴深爲吾憂開基旣難守成不易善輔末業勿聽讒言是日光卒時晉安帝隆安三年也光年六十三在位十四年僞諡懿武皇帝廟號太祖墓號高陵

就李

項琳之訂

高松聲校

春秋第八十一卷

後涼錄二

春秋卷第八十二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呂紹

呂紹字末業光之嫡子也麟嘉元年與母石氏
至自仇池遂立為世子光僭即天王位進為太
子光死紹秘不發喪庶兄太原公纂乃排閣而
入哭之盡哀拂衣欲出紹懼為纂所害以位讓
之曰兄功高年長宜承大統願兄勿疑纂曰臣
聞年長陛下國家之冢嫡也臣安敢好之不可

以私愛而亂大倫絳固讓纂纂不許紹遂嗣僞位驍騎將軍呂超言於紹曰纂統戎積年威震內外臨喪不哀步高視遠觀其舉止似亂常度恐成大變宜早除之以安社稷紹曰先帝顧命言猶在爾柰何棄之且兄弟至戚寧有此乎吾以弱年負荷大任方賴二兄以寧國家縱其圖我我視死如歸終不忍有此意也卿慎勿言超曰纂威名素著安忍無親今不圖之後必噬臍矣紹曰吾每念袁尚兄弟未嘗不痛心切齒寢與食寧坐而死豈忍行之超曰聖人稱知幾其神陛下臨機不斷臣見大事去矣旣而纂見紹於湛露堂超執刀侍側目纂請收之紹弗許纂遂與常山公弘率壯士數百攻紹紹登紫閣自殺追諡隱王先是光未亾時有鬼叫於都街曰兄弟相滅百姓弊徼吏尋視之則無所見其年光死紹立五日爲纂所殺

呂纂

呂纂字末緒光之庶長子也母趙淑媛纂性粗

暴少便弓馬好鷹犬苻堅時入太學不好讀書
唯以交結公侯聲樂爲務太安元年堅亂西奔
上邽轉至姑臧拜虎賁中郎將秦州刺史封太
原公先是光欲立弘爲世子會聞紹在仇池乃
止弘既有憾於紹遣尚書姜紀密告纂曰先帝
登遐主上闇弱未堪多難兄總攝內外威恩素
著宜爲社稷計不可徇小節也輒欲遠追廢昌
邑之義以兄爲中宗何如纂從之於是夜率壯
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弘率東苑之衆斫洪

範門左衛將軍齊從守融明觀抽劍斫纂不中
被擒紹遣武賁中郎開率禁兵拒戰於端門驍
騎將軍超率衆二千赴難衆素憚纂皆不戰自
潰纂入自青角門升謙光殿紹自殺於紫閣超
出奔廣武纂憚弘兵強以位讓弘弘曰向以紹
弟也而承大統衆心不順是以違先帝遺命而
廢之慙負黃泉今復踰兄而立豈弘之本志乎
及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大兄長且賢威名振於
遠宜速卽大位以安國家纂乃使弘出告衆

曰先帝臨終受詔如此羣臣皆曰苟社稷有主誰敢違者遂僭卽天王位大赦境內改元咸寧尊嫡母石氏爲王太后生母趙氏爲太后署常山公弘爲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司馬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改封番禾郡公其餘封拜各有差叔父征東將軍方鎮廣武纂遣使謂方曰超實忠臣義勇可嘉但不識國家大體權變之宜方賴其忠節誕濟世難卿可以此意諭之超乃上疏陳罪纂復其

爵位

咸寧二年春三月大司馬番禾公弘自以功名崇重恐不爲纂所容纂亦以弘功高地逼深忌嫉之弘以東苑之兵作亂劫尹文楊桓以爲謀主請宗爨俱行爨固辭之遂率兵攻纂纂遣將軍焦辨擊之弘衆潰出奔廣武纂縱兵大掠悉以東苑婦女賞軍弘之妻女亦爲士卒所辱纂笑謂羣臣曰今日之戰何如侍中房晷對曰天禍涼室釁起戚藩先帝始崩隱王以幽逼致殂

山陵甫訖大司馬以驚疑肆逆京邑流血昆弟
 接刃雖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棠棣之恩宜
 省已責躬以謝百姓而反縱兵大掠囚辱士女
 釁自弘起百姓何罪且弘妻陛下之弟婦弘女
 陛下之侄女也柰何使無賴小人污辱為婢妾
 天地神明豈忍見此因歔歔悲泣纂改容謝之
 乃召弘妻及男女置於東宮厚撫之弘將奔禿
 髮利鹿孤道過廣武詣征東將軍方方見之大
 哭曰天下甚寬汝何為至此乃執弘繫獄馳使

告纂纂遣力士康龍就拉殺之是月立妃楊氏
 為皇后以后父桓為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涼
 都尹封金城侯夏四月纂將伐禿髮利鹿孤中
 書令楊穎諫曰夫起師動眾必參之天人苟非
 其時聖賢所不為也利鹿孤上下用命國未有
 釁不可以伐今宜繕甲養銳勸課農桑待可乘
 之機然後一舉蕩滅比年多事公私罄竭不深
 根固本恐為患將來願抑赫斯之怒思萬全之
 策纂不從遂帥眾度浩亶河利鹿孤遣弟儁檀

來拒戰於三堆纂眾敗績失士卒二千餘人六月纂將西襲張掖尚書姜紀練曰方今盛夏農事方殷百姓廢農所利者少所喪者多若師至嶺西虜必乘虛寇掠都下將若之何宜且廻師以為後計纂曰虜無大志聞吾西征正可自固耳今速襲之可以得志遂進圍張掖略地建康俛檀聞之率萬騎襲姑臧纂弟隴西公緯憑北城以自固俛檀曜兵於青陽門虜掠八千餘戶而去纂聞之引還秋九月征東將軍方率廣武

民三千餘戶奔利鹿孤是年有猪生子一身三頭又有龍出東廂井中到殿前蟠卧比旦失之纂以為美瑞號大殿為龍翔殿又有黑龍行於當陽九宮門改為龍興門鳩摩羅什獨以為災言於纂曰比日潛龍出游豕妖見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為災青將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克已修德以答天戒纂不納涼州一作亭不知人胡據一作胡安枚盜發張駿墓見駿貌如生得真珠簾箔雲母屏風琉璃榼白玉樽受三升

赤玉簫紫玉笛珊瑚鞭馬瑙鍾黃金勒水陸奇
珍不可勝紀纂誅據黨五十餘家遣使吊祭駿
并繕修其墓

咸寧三年春二月纂昏虐任情游田無度荒耽
酒色不恤政事太常楊穎諫曰臣聞皇天降監
惟德是與德由人弘天應以福故勃焉之美奄
在聖躬大業已爾當以道守之廓靈基於日新
邀洪福於萬世自陛下龍飛疆宇未闢崎嶇二
嶺之內綱維未振於九州陛下不兢兢夕惕經

略四方以成先帝之遺志拯蒼生於荼毒

一作

而更飲酒過度出入無恒宴安游盤之樂沉湎
樽酒之間不以寇讐爲慮臣竊危之糟丘酒池
洛汭不返皆陛下之殷鑒臣蒙先帝夷險之恩
故不敢避干將之戮纂謝曰朕之罪也不有直
亮之臣誰匡邪僻之君然昏虐自任雖有此諫
終不能改常與左右因醉騁馳遊獵或馬奔於
坑塹之間殿中侍御史王回中書侍郎王儒控
馬諫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清道而

行李何去輿輦之安冒奔馳之危銜縻之變動有不測之禍愚臣竊所未安敢以死爭願陛下

遠思

遠思二字段龜龍涼州紀作宜憶

表益攬轡之言不令臣

等受譏千載纂不納纂番禾太守超擅擊鮮卑思盤思盤遣弟乞珍訴超於纂纂召超及思盤皆入朝超至姑臧大懼深自結於殿中監杜尚纂見超怒責之曰卿恃兄弟桓桓乃敢欺吾要當斬卿天下乃定超頓首曰不敢纂本以恐悞超實無意殺之因引超思盤及諸臣同讌於內

殿超兄中領軍隆屢勸纂酒已至昏醉乘步輓車將超等遊禁內至琨華堂東閣車不得過纂親將竇川駱騰倚劍於壁推車過閣超取劍擊纂纂下車擒超超刺纂洞胷奔於宣德堂川騰與超格戰超殺之纂妻楊氏命禁兵討超杜尚止之皆納兵舍杖將軍魏益多斬取纂首以狗曰纂違先帝之命殺太子而自立荒耽酒獵昵近小人輕害忠良以百姓爲草芥番禾太守超以骨肉至親懼社稷顛覆順人心而除之上以

安宗廟下為太子報仇凡我士庶同茲休慶纂
在位三年死纂未死時嘗與鳩摩羅什博戲或
共圍棋殺羅什子曰斫胡奴頭羅什曰不能斫
胡奴頭胡奴將斫人頭此言有為而纂不能悟
光弟寶有子名超小字胡奴竟以殺纂終如什
言隆纂位偽諡纂為靈皇帝墓號白石陵

就李 項琳之訂

郁嘉慶校

春秋第八十二卷

後涼錄三

春秋卷第八十三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呂隆

呂隆字永基光弟右將軍寶之子也美姿貌善
騎射光末年拜北部護軍稍歷顯位聲稱並著
超既殺纂讓位於隆隆有難色超曰今如乘龍
上天豈得中下隆遂以晉安帝隆安五年春二
月僭即天王位超先以番和得小鼎以為神瑞
大赦境內殊死以下改元神鼎追尊父寶為文

皇帝母衛氏為皇太后妻楊氏為皇后以弟超有佐命之勲拜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封安定公二月右僕射楊桓奔河西利鹿孤任為左司馬利鹿孤率眾來攻隆與戰敗績掠其民二千餘戶而去夏五月隆殘虐無度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內外囂然人不自保魏安人焦朗遣使說秦隴西公姚頌德曰呂氏因秦之亂制命此州自武皇棄世兄弟相攻德刑不恤殘暴是先饑饉流

亾死者過半唯泣訴昊天而精誠無感伏惟明公道邁前賢任尊分陝宜兼弱攻昧經畧此方救生靈之沉溺布徽政於玉門篡奪之際為功不難不可失也乃遣妻子為質頌德遂率步騎六萬來伐秋七月頌德自金城渡河直趨廣武至姑臧隆遣輔國大將軍超龍驤將軍邈等出戰大敗遁還邈為頌德所擒所失萬計隆收集離散嬰城固守巴西公他率東苑之眾二萬五千降秦閏月時熒惑犯帝座有雀羣鬪於太廟

死者數萬姑臧受圍累月東方之人在城中者
多謀外叛將軍魏益多又唱動羣心乃謀殺隆
超事發誅之連坐死者三百餘家於是羣臣表
求與秦通和隆弗許安定公超諫曰通塞有時
艱泰相襲孫權屈身於魏譙周勸主迎降豈非
大丈夫哉勢屈故也天錫承七世之資樹恩百
載武旅十萬謀士盈朝秦師臨境識者導以見
機若懷諫自專社稷爲墟前鑒不遠我之元龜
何憚尺書單使不以危易安且令卑辭以退敵

敵去之後內修德政廢興由人何損大略隆曰
吾雖常人屬當國家之重不能嗣守成基保安
社稷乃以太祖之業委之於人復何面目見先
帝于地下乎超曰應龍以屈伸爲靈聖人以知
機爲美今連兵積歲糧儲內竭強寇外逼百姓
嗷嗷無糊口之計一作寄假使張陳韓白亦復無
如之何陛下當思權變屈伸割區區常慮若卜
世未窮何憂舊業之不復苟天命去矣亦可以
保全宗族不然坐守困窮終將何如隆乃從之

九月遣使請降於秦秦遣鴻臚桓敦拜隆爲使持節鎮西大將軍都督河西諸軍事涼州刺史建康公優詔嘉美之於是遣母弟愛子文武舊臣慕容筑楊頴史難閻松等五十餘家人秦爲質頴德乃還冬十二月定安公超攻姜紀不剋遂攻焦朗於魏安朗遣弟子嵩爲質於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遣僞檀來接比至超已退僞檀乃曜兵姑臧壁於胡阬超夜遣中壘將軍王集帥精騎二千斫營僞檀縱兵逆擊集被殺失兵士三百餘人隆懼僞與僞檀通好請於苑內結盟僞檀遣鎮北俱延入盟延疑有伏毀苑墻而出伏兵擊之延失馬步還僞檀怒遂攻昌松太守孟禕於顯美隆遣廣武將軍苟安國寧遠將軍石可率騎五百救之安國等憚僞檀之強遁還僞檀遂剋顯美執孟禕而去

神鼎二年春二月興遣兼散騎常侍席確來觀虛實因徵隆弟超爲質沮渠蒙遜率衆來伐隆遣使求救於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遣車騎大

將軍儻率衆一萬救之未至隆擊敗之蒙遜
請與結盟留穀萬餘斛以賑饑人是時姑臧大
饑穀價踴貴斗米直錢五千文人相食餓死者
十餘萬口城門晝閉樵採路絕百姓請出城乞
爲夷虜奴婢者日有數百隆惡其沮動衆心盡
坑之積尸盈於路衢戶絕者十有九焉冬十月
河西王儻復攻隆於姑臧

神鼎三年秋七月河西王儻及沮渠蒙遜互
出兵來攻隆以二寇之逼念姑臧終無以自存

乃遣超率騎二百多齎珍寶請迎於秦姚興遂
遣徐難等率步騎四萬來迎軍至姑臧隆素車
白馬迎於道旁難以司馬王尚行涼州刺史配
兵三千權鎮姑臧分置守宰以戍倉松番禾二
城隆使呂胤告光廟曰陛下往運神畧開建西
夏德被蒼生威振遐裔枝嗣不臧迭相篡弑二
虜交逼將歸東京謹與陛下奉訣於此獻欵慟
泣酸感興軍隆遂率宗族僚屬及民一萬戶隨
難東遷既至長安興以隆爲散騎常侍尚書公

如故超爲安定太守文武三十餘人皆擢叙之
初郭麇常言代呂者王故其起兵先推王詳後
推王乞基及隆東遷王尚卒代之終如麇言其
後隆坐與姚興子廣平公弼謀反爲興所殺呂
光以孝武太元十一年歲在丙戌據涼州十五
年至隆滅亾歲在癸卯凡十八年以安帝元興
二年滅

春秋第八十三卷

就李

項琳之
屠喬孫
同訂

後涼錄四

春秋卷第八十四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呂緯

呂緯纂之弟也封隴西公鎮北城初禿髮儁檀
率衆襲姑臧緯固守北城兵不得入及纂爲超
等所害或說緯曰超陵天逆上士衆不附明公
以介弟之親仗大義之名投戈而起且姜紀焦
辯在南城楊桓田誠在東苑皆吾黨也何患不
濟緯遂嚴兵謂叔父巴西公他曰隆超弒逆所

宜擊之昔田氏之亂孔子隣國之臣猶抗言於
哀公況今蕭牆有難而可坐觀乎他將從之他
妻梁氏止之曰緯超俱兄弟之子何爲舍超助
緯自爲禍首乎他乃謂緯曰超舉事已成據武
庫擁精兵圖之甚難且吾老矣無能爲也超聞
登城告他曰篡信讒言將滅超兄弟超以身命
之切且懼社稷覆亾故出萬死之計爲國家唱
義叔父當有以亮之超弟邈有寵於緯因說緯
曰篡殘國破家誅戮兄弟隆超此舉應天人之
心正欲尊立明公耳方今明公先帝之長子當
主社稷四海顛顛人無異議隆超雖不達賊否
終不以孽代宗更圖異望也願公勿疑緯信之
乃與隆超結盟單馬入城超執而殺之他尋叛
降于秦

呂訓

呂訓光子也光征西域留於仇池其後仕楊難
當爲建忠將軍王師北伐訓衛倉儲以俟旣剋
難當署爲駙馬都尉奉朝請徙居內郡

光妻石氏

光妻石氏略陽氏人也初光之征西域留石氏於仇池麟嘉元年光僭稱涼王於姑臧石氏與子紹及弟德世來自仇池光乃迎於城東遂冊立爲王后篡後篡位尊爲王太后

纂妻楊氏

纂妻楊氏弘農人尚書右僕射楊桓之女也咸寧元年立爲皇后楊氏美艷有義烈纂爲超所刺楊氏命禁兵討之殿中皆其黨與莫有應者

將軍魏益多入斬纂首楊氏泣曰人已死如土石無所復知何忍復殘其形骸乎益多罵之楊氏與婢十數人殞纂於城西將出宮超恐其挾珍寶出外使人搜索之楊氏厲聲責曰爾兄弟不能和睦手刃相屠我旦夕死人用金寶何爲超慚而退又問楊氏玉璽所在楊氏怒曰已毀之矣超見其有色欲納之謂其父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言告楊氏楊氏曰大人本賣女與氏以圖富貴一之已甚其可復使女辱於

王氏乎桓不能強遂自殺諡曰穆后

軍官紹美人張氏

張氏燉煌人本隱王紹之美人也清辨有操行姿色壯麗年十四紹見殺便請爲沙門隆見而悅之欲污其行遣中書郎裴敏說之張氏善言明理敏爲之屈隆親逼之張氏歛衽曰欽樂至道故投身空門恐一旦辱於人誓不改節今見逼如此豈非命也於是升門樓自投於地二腫俱折口誦佛經顏色自若俄然而卒

呂憲妻符氏

呂憲纂之從叔也爲建節將軍遼東太守妻符氏年十五有姿色憲卒自殺

郭磨

郭磨西平人也少明式易善天文占候仕郡主簿張天錫末年苻氏每有西伐之問太守趙凝使磨筮之磨曰若郡內二月十五日失囚者東軍當至涼祚必終疑乃申約屬縣至十五日鮮卑折掘送馬於凝凝疑其非駿幽之內廐鮮卑

懼而夜遁凝以告磨磨曰是也國家將亾不可
復父苻堅末年當陽門震涼州刺史梁熙問磨
曰其祥安在磨曰爲四夷之事也當有外國二
王來朝主上一當反國一死此城歲餘而鄯善
及前部王朝於苻堅前部王西歸鄯善王死於
姑臧及光王河西西海太守王楨以郡叛磨勸
光襲之光左丞寶曰千里襲人自昔所難況王
者之師天下所聞何可僥倖以邀成功磨不可
從誤人大事磨曰若其不捷磨自伏鈇鉞之誅

如其剋也左丞爲無謀矣光從而剋之遂比之
京管參預機密遷散騎常侍兼太常光將伐乞
伏乾歸磨諫曰今太白未出不宜行師往必無
功終當覆敗太史令賈曜以爲必有秦隴之地
及克金城光使曜詰磨磨密謂曜曰昨有流星
東墜當有伏尸死將雖得此城憂在不守正月
止旬河冰將解若不早渡恐有大變後二日而
敗問至光引軍渡河旣訖冰泮國人服其神驗
甚信重之後以光年老知其將敗會熒惑守東

井謂僕射王詳

一作祥

曰於天文涼之分野將有

大兵且主上老病太子非闇太原公纂等凶悍
一旦不諱禍亂必起以吾二人久居內要彼常
切齒將爲誅首恐禍及人深宜慮之田胡王乞
基部落最強二苑之人多其故衆吾今欲與公
共唱大義推乞基爲主則二苑之衆盡爲我有
剋城之後徐更議之詳以爲然磨遂以二苑之
衆夜燒洪範門使詳爲內應事洩磨據東苑以
叛百姓聞磨起兵皆言聖人起事事無不成故

相率從之如不及旬日之間有衆數千光孫八
人年幼悉在乳母抱中先在東苑磨之叛也悉
虜而獲之及纂擊破磨軍磨恚甚盡投王孫於
鋒刃之上枝分節解飲其血以盟衆覩者盡皆
掩目寒心不忍視之而磨悠然自若遂與光相
持時有逃人奔於磨稱呂統病死磨曰未也光
統之命盡在一時後統死三日而光死磨嘗曰
涼州譙光殿當有索頭鮮卑居之其後禿髮儼
檀沮渠蒙遜迭據姑臧終如磨言磨性褊酷不

爲士庶所附戰敗奔降西秦乾歸敗入仕姚興
爲太史令廢以滅姚者晉遂將妻子南奔爲追
兵所殺

杜進

杜進略陽氏也初爲光裨將從伐西域討平龜
茲及光引還涼州刺史梁熙責光擅命還師遣
子胤率衆來拒光遣進等爲前鋒迎擊胤將麾下
數百騎來奔進追擒之胡夷款附光之定河
西也進功居多表爲輔國將軍武威太守封武
始侯進旣居都尹權高一時出入羽儀與光相
亞光甥石聰至自關中光曰中州人言吾政化
何如聰曰但聞有杜進耳實不聞有舅也光默
然因此誅進

張資

張資仕光爲中書監博學多才藝文翰溫雅光
甚器之資病光博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義云
能差資病光喜給賜甚厚鳩摩羅什知義誑詐
乃告資曰義不能爲益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

以事試也遂以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為灰末投
之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結者病不可愈須更灰
聚浮出復繩本形義瘞無效少日資死光悼惜
之

任射

任射者光時得罪自匿為王欣家奴發覺應死
射有奇巧王爾一作肅魯般之儔也故赦之及大
殷歲久傾敗光募能正者射運巧致思不煩夫
土木俱正

竇苟

竇苟略陽氏也以壯勇知名從光攻龜茲登雲
梯入地道或時墮落蘇而復上光深奇之後以
強弩將軍從中郎將方攻乞伏乾歸又從太原
公纂率步騎五千南討彭奚念皆無所獲光親
討乾歸苟又從纂率步騎三萬攻拔金城以功
遷左衛將軍賜爵關內侯

侯瑾

侯瑾字子瑜能解鳥語光大安三年常出門見

白雀巢陽川與黑雀列行慨然嘆曰今天下大亂君子小人相共居焉遂去不知所之

齊從

齊從魏安人也仕光爲左衛將軍守融明觀紹初嗣立纂與弘率壯士攻洪範門從逆問之曰誰也衆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爲亂耶因抽劍直前斫纂中額纂左右擒之纂曰義士也赦之勿殺及卽僞位謂從曰卿前斫我一何甚也從泣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時而微心未達此時惟恐陛下不死何謂甚也纂嘉其忠因善遇之

宋歆

宋歆姑臧人也仕爲燉煌太守以德惠下境內肅清乃結同心之梨歆詣酒泉獻之光嘉其美瑞賞帛五十疋

宗燮

宗燮燉煌人仕纂爲騎都尉尚書僕射大司馬

弘起兵東苑劫尹文楊桓為謀主請燮俱行燮曰老臣受先帝大恩位為列棘不能墮身授命死有餘罪而復從殿下親為戎首者豈天地所容乎且臣耄矣智不能謀眾不足恃將焉用之弘曰君為義士我為亂臣乃止

就李 項琳之訂

殷仲春校

春秋第八十四卷

西秦錄一

春秋卷第八十五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乞伏國仁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也其先有如弗斯引出連叱盧三部自漠北南出太陰山遇一巨蟲於路狀若神龜大如陵阜乃殺馬而祭之祝曰若善神也便當開路若惡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見乃有一小兒在焉時又有乞伏部有老父無子者請養為子眾咸許之老父欣然自以為有

所依憑字之曰紇于紇于者夏言依倚也年十
歲驍勇善騎射彎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武推
爲統主號之曰乞伏可汗託譯莫何託譯者言
非神非人之稱也其後國仁五世祖祐隣者晉
泰始初率戶五千遷於夏緣部衆稍盛鮮卑鹿
結七萬餘落屯於高平川與祐隣迭相攻擊鹿
結敗南奔畧陽祐隣盡并其衆因居高平川祐
隣死子結權立徙於牽屯結權死子利那立擊
鮮卑吐賴於烏樹山討尉遲渴權於大非川并

收其衆三萬餘落利那死弟祁埜立祁埜死利
那子述延立討鮮卑莫侯於苑川大破之降其
衆二萬餘落因居苑川侵併隣部士馬強盛以
叔父軻埜爲師傳委以國政弗斯引烏埜爲左
輔將軍鎮蔡園川出連高胡爲右輔將軍鎮至
便川叱盧那胡爲率義將軍鎮牽屯山述延死
子儻大寒立會石勒滅劉曜懼而遷於麥田無
孤山晉記作元孤山大寒死子司繁立秦皇始中遷於
度堅山建元七年秦將益州刺史王統來伐司

繁帥騎三萬拒統於苑川統潛襲度堅山部衆
五萬餘落悉降於統司繁歎謂左右曰智不拒
敵德不撫衆劍騎未交而本根已敗見衆分散
勢亦難全若奔諸部必不我容吾將爲呼韓邪
之計矣乃擁部落亦詣統降堅堅大悅署爲南
單于留之長安以司繁從叔吐雷爲勇士護軍
撫其部衆俄而鮮卑勃寒侵斥隴右堅以司繁
爲使持節都督征討西胡諸軍事鎮西將軍討
之勃寒懼而請降遂使司繁鎮勇士川其有威

惠司繁卒子國仁立堅興壽春之役徵爲前將
軍領騎先鋒會國仁叔父步頽叛於隴右堅遣
國仁還討之步頽聞之大喜迎國仁於路國仁
置酒高會攘袂大言曰苻氏往因趙石之亂遂
妄竊名號窮兵黷武跨僭八州疆宇旣寧宜綏
以德方虛廣威聲勤心遠畧騷動蒼生疲敝中
國違天怒人將何以濟且物極則虧禍盈而覆
者天之道也以吾量之是役也難以免矣吾當
與諸君共成一方之業及堅敗歸國仁遂迫脅

部
落
有
不
從
者
擊
而
併
之
衆
至
十
餘
萬

建義元年苻堅爲姚萇所殺國仁謂其儔帥曰
苻氏以高世之資而困於烏合之衆可謂天也
夫守常迷運先達恥之見機而作英儔之舉吾
雖薄德藉累世之資豈可覩時來之運而不作
乎遂以晉孝武太元十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
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改秦建元二十一年爲
建義元年署置官屬以其將乙旃童塗童一作音爲
左相屋引出支爲右相獨孤匹蹄爲左輔武群

勇士爲右輔弟乾歸爲上將軍自餘拜授各有
差乃分其地置武城武陽安固武始漢陽天水
畧陽滄川甘松匡朋白馬苑川十二郡築勇士
都城以居之鮮卑匹蘭帥衆五千來降

建義二年春正月南安祕宜帥諸羌胡五萬餘
人來擊四面而至國仁謂諸將曰先人有奪人
之心不可坐待其至宜抑威餌敵羸帥以張之
軍法所謂怒我而怠寇也於是勒衆五千襲其
不意大敗之祕宜奔還南安秋七月祕宜與其

弟莫侯悌眷率衆三萬餘戶來降國仁拜祕宜
鎮東將軍東秦州刺史悌眷鎮南將軍南梁州
刺史

建義三年春三月秦苻登遣使署國仁使持節
大都督都督雜夷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苑川
王夏五月國仁帥騎三萬襲鮮卑大人密貴裕
苟提倫等三部於六泉秋七月高平鮮卑沒奔
于東胡金熙連兵來襲相遇于渴渾川大戰敗
之斬級三千獲馬五千疋沒奔于及熙奔還三
部振懼率衆迎降署密貴爲建義將軍六泉侯
裕苟爲建忠將軍蘭泉侯提倫爲建節將軍鳴
泉侯是年國仁造刀一口銘曰建義隸書

建義四年春三月國仁建威將軍叱盧烏孤跋
擁衆叛保牽屯山國仁率騎七千討之斬其部
將叱羅侯降者千餘戶跋大懼請降復其官爵
夏四月討鮮卑越質叱黎於平襄大破之獲其
于詰歸弟子復半及部落五千餘人而還六月
國仁死在位四年僞謚宣烈王廟號烈祖

乞伏乾歸

乞伏乾歸國仁之弟也雄武英傑沉雅有度畧國仁死群臣咸以國仁子公府尚幼宜立長君共推乾歸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大赦境內改元太初秋七月立妻邊氏爲王后署置百官倣漢制以南川侯出連乞都爲丞相鎮南將軍南梁州刺史悌眷爲御史大夫金城邊芮爲左長史東秦州刺史祕宜爲右長史武始翟勅爲左司馬翟瑄爲右司馬畧陽王松壽爲主簿從弟軻彈爲梁州牧弟益州爲秦州牧屈眷爲河州牧自餘封拜各有差九月乾歸遷都金城

太初二年春正月秦苻登遣使署乾歸爲大將軍大單于金城王時晉太元十四年也夏四月南羗獨如率衆七千來降休官阿敦侯年二部各擁五千餘落據牽屯山爲其邊害乾歸討厥之悉降其衆於是聲振邊疆鮮卑豆畱鞞叱豆渾及南丘鹿結并休官曷呼奴盧水尉地拔竝

率衆來降乾歸皆署其官爵冬十一月枹罕羗
彭奚念帥衆來附乾歸以奚念爲北河州刺史
太初三年夏四月吐谷渾王視連遣使稱臣於
乾歸貢其方物乾歸拜視連爲沙州牧白蘭王
秋九月視連死子視羆立視羆英果有雄畧以
其父祖慈仁爲四隣所侵嘗從容謂博士騫苞
曰易云動靜有常剛柔斷矣先王以仁宰世不
任威刑所以剛柔靡斷取輕隣敵當仁不讓豈
宜拱默者乎今將秣馬厲兵爭衡中國先生以

爲何如苞曰大王之言高世之畧秦隴英豪所
願聞也於是虛襟撫納衆赴如歸冬十月乾歸
遣使拜視羆爲使持節都督罷涸巴西諸軍事
沙州牧白蘭王視羆不受謂使者曰自晉道不
綱姦雄競逐劉石虐亂秦燕跋扈河南王處形
勝之地宜當糾合義兵以懲不順柰何私相假
署擬僭群兇寡人承五祖之休烈控弦之士二
萬方欲掃氛秦隴清彼沙涼然後飲馬涇渭戮
問鼎之豎以一丸泥封東關閉燕趙之路迎天

子于西京以盡遐藩之節終不能如季孟子陽
妄自尊大爲吾白河南王何不立勳帝室策名
王府建當年之功畱芳來葉耶使還言之乾歸
大怒然憚其疆猶與結好十一月隴西太守越
質詰歸據平襄叛自稱建國將軍右賢王

太初四年春正月乾歸率衆擊詰歸敗之詰歸
東奔隴山旣而擁衆來降乾歸以宗女妻之署
立義將軍秋七月秦苻登驃騎將軍沒奕干遣
使結好以二子爲質請共擊鮮卑大兜國乾歸

許之遂與沒奕干攻大兜于安陽城大兜退固
鳴蟬堡乾歸攻陷之大兜微服遁走収其部衆
而還歸沒奕干二子沒奕干尋叛東合劉衛辰
八月乾歸率騎一萬討沒奕干沒奕干奔他樓
城乾歸射之中目冬十月三河王呂光遣弟右
將軍呂寶乘虛攻金城乾歸聞之引還爲寶所
襲敗於鳴雀峽退屯青岸

太初五年秋八月呂寶進攻乾歸乾歸使北河
州刺史彭奚念斷其歸路躬貫甲冑連戰敗之

寶及將士投河死者萬餘人光又遣子虎賁中
郎將呂纂襲擊彭奚念纂復敗績奔遁

太初六年春正月休官權千成爲秦所逼遣使
請降乾歸署爲東秦州刺史休官大都統顯親
公夏六月乾歸立其子熾磐爲太子熾磐勇畧
明決過於其父

太初七年春正月秦苻登遣使署乾歸假黃鉞
大都督都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左丞相大將軍
河南王領秦梁益涼沙五州牧加九錫之禮夏

六月苻登爲姚興所逼遣其子汝陰王崇爲質
於乾歸請救進封乾歸梁王命置官司納其妹
東平長公主爲梁王后乾歸遣前將軍乞伏益
州冠軍將軍翟瑄率騎士二萬救之聞登爲秦
所殺引還冬十月秦苻崇爲乾歸所逐奔隴西
王楊定定留司馬邵疆守秦州率步騎四萬與
崇共攻乾歸乾歸遣涼州牧軻彈秦州牧益州
立義將軍詰歸率騎三萬拒之具翟瑄傳益州與定
戰敗於平州軻彈詰歸欲引兵退冠軍翟瑄奮

劍止之軻彈率騎往赴益州詰歸亦勒兵繼進
定遂大敗斬定及崇首虜萬七千級於是盡有
隴西巴西之地

太初八年春正月乾歸自稱秦王赦其境內殊
死已下以太子熾磐領尚書令出連乞都爲丞
相左長史邊芮爲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祕宜爲
右僕射翟瑄爲吏部尚書翟勅爲主客尚書杜
宣爲兵部尚書王松壽爲民部尚書樊謙爲三
公尚書方弘麴景爲侍中自餘拜授皆如魏武

晉文故事然猶稱大將軍大單于邊芮等領府
佐如故夏四月索虜禿髮如苟率戶二萬來降
乾歸妻以宗女六月遷都於西城秋七月三河
王呂光率衆十萬來伐左輔將軍密貴周右衛
將軍莫者殺羝言於乾歸曰光旦夕將至陛下
以命世雄姿開業洮罕剋剪群凶威振遐邇將
鼓淳風於東夏建八百之鴻慶不忍小屈與姦
豎競於一時若機事不捷恐非國家之利也宜
遣愛子以退之乾歸乃稱藩於光遣子勅勃

載記

作勃 爲質旣而悔之殺貴周及殺毼

太初九年春正月休官權萬世帥衆來降冬十月涼州牧乞伏軻彈與秦州牧乞伏益州不平軻彈奔涼是歲乾歸所署立義將軍越質詰歸帥戶二萬叛降於秦顯親公權千成帥衆攻秦上邽不克退保畧陽姚頌德擊之千成亦降太初十年春正月涼王呂光以乾歸數反覆舉兵來伐使呂延爲前鋒羣臣咸勸其東奔成紀以避其銳乾歸不從謂諸將曰昔曹孟德敗袁

本初於官渡陸伯言摧劉玄德於白帝皆以權畧取之軍之勝敗在於巧拙不在衆寡光雖舉全州之軍而無經遠之畧不足憚也且其精銳盡在呂延延勇而無謀易以竒策制之延軍若敗光亦遁還乘勝追奔可以得志衆咸曰非所及也二月光軍於長最遣子呂纂帥步騎三萬攻金城乾歸率衆二萬救之未至纂等拔金城光別將梁恭等以甲卒萬餘出陽武下峽與秦州刺史沒奕干攻其東以爲犄角之勢呂延以

枹罕之衆攻陷臨洮武始河關乾歸泣謂諸將
 曰今事勢窮蹙逃命無所死中求生正在今日
 涼軍雖四面而至然相去遼遠山河既阻力不
 周接敗其一軍衆軍自退乃縱反間給延稱秦
 王乾歸衆潰東奔成紀延信之引騎輕進遂大
 敗之斬延於陣夏六月乾歸徵北河州刺史彭
 奚念爲鎮衛將軍以鎮西將軍屋列破光一作屋弘
 爲河州牧定州刺史翟瑄爲晉興太守鎮枹罕
 冬十月秦長水校尉姚珍來奔乾歸以女妻之

太初十一年春正月乾歸遣秦州牧益州攻涼
 支陽鷗武允吾三部皆克之虜萬餘人而還夏
 六月秃髮烏孤遣使求結和親涼散騎常侍郭
 騰來奔乾歸以爲建忠將軍兼散騎常侍秋九
 月乾歸遣秦州牧益州武衛將軍慕元載記作慕容允
 冠軍將軍翟瑄率騎二萬伐吐谷渾冬十月益
 州等與吐谷渾王視羆戰於度周川大破之視
 羆退保白闌山遣使謝罪貢其方物以子宕豈
 爲質乾歸以宗女妻之

國春秋卷之十五
太初十二年夏四月鮮卑疊掘河內率戶五千
自魏來降乾歸以河內爲壘掘都統以宗女妻
之秋七月丞相南川宣公出連乞都卒冬十月
乾歸以金城太守辛靜爲右丞相

太初十三年春正月乙亥乾歸所居金城南景
門無故自崩甚惡之遂遷都苑川大赦境內夏
五月秦姚興遣征西姚頌德率衆五萬來伐入
自南安陝乾歸率諸將拒之次於隴西興復遣
別將潛師繼發秋七月乾歸聞興將至謂諸將

曰吾自開建以來屢摧勅敵乘機籍筭舉無遺
策今姚興盡中國之師軍勢甚盛山川阻狹無
縱騎之地宜引師平川伺其殆而擊之存亡之
機在斯一舉諸君勦力勉之若梟剪姚興關中
之地盡吾有也於是遣武衛將軍慕兀等屯守
秦軍樵採路絕秦姚興潛引兵來救乾歸聞之
復使慕兀率中軍二萬遷屯栢陽鎮軍將軍羅
敦率外軍四萬遷屯侯辰谷自率輕騎數千前
候軍勢會大風昏霧遂與中軍相失爲追騎所

逼入於外軍且與秦戰爲興所敗遁歸苑川部
衆三萬六千皆降於秦興進軍枹罕乾歸遂走
金城謂諸豪帥曰吾才非命世謬爲諸君所推
心存撥亂而德非時雄叨竊名號已踰一紀負
乘致寇傾喪若斯今衆已散敗勢不得安吾欲
西堡允吾以避其鋒若方軌西邁理難俱濟卿
等畱此各以其衆降秦保全妻子勿吾隨也羣
下咸曰昔古公杖策幽人歸懷玄德南奔荆楚
襁負分岐之感古人所悲况臣等義深父子而
有心離背死生願從陛下乾歸曰自古無不亡
之國不敗之家廢興命也苟天未亡我庶幾異
日克復舊業復與卿等相見有期德之不建何
爲俱死公等自愛吾今將寄食於人以終餘年
乃大哭而別遂帥騎數百馳至允吾乞降於武
威王利鹿孤利鹿孤遣車騎偃檀迎之置於晉
興待以上賓之禮秦兵旣退南羗梁弋等密遣
使來招乾歸將應之其臣屋引阿洛以告晉興
太守陰暢暢馳白利鹿孤利鹿孤遣弟吐雷率

騎三千屯捫天嶺乾歸懼爲利鹿孤所殺謂太子熾磐曰吾不能負荷大業致茲顛覆以利鹿孤義兼親好與存唇齒之援乃忘義背親謀人父子忌吾威名勢不全立今姚氏方強吾將歸之若盡室俱去必爲追騎所及吾送汝兄弟及汝母爲質彼必不疑吾旣在長安彼終不敢害汝也於是送熾磐兄弟於西平八月乾歸南奔枹罕遂降於秦冬十一月乾歸至長安姚興見而大悅署爲持節都督河南諸軍事鎮遠將軍河州刺史封歸義侯久之熾磐欲逃詣乾歸武威王利鹿孤遣兵追獲將殺之廣武公儻勸曰子而歸父無足深責宜宥之以示大度利鹿孤從之

太初十四年春二月秦姚興遣乾歸還鎮苑川盡以其故部衆配之夏四月乾歸至苑川以邊芮爲長史王松壽爲司馬翟勅爲尚書令公卿大將已下悉降號僚佐偏裨

太初十五年夏四月熾磐自西平奔歸苑川南

涼王儁檀歸其妻子乾歸使熾磐入朝於秦姚
興署爲振忠將軍與晉太守尋遣使者加乾歸
散騎常侍左賢王

太初十六年秋七月秦遣乾歸以所部甲卒隨
齊難等迎呂隆於河西冬十一月討叛羌党龍
頭於滋川拔之

太初十九年秋九月攻仇池楊盛將苻帛於皮
氏堡克之盛率兵來救戰於竹嶺爲盛所敗

晉義熙元年春正月自此以後四年
並從建康年號乾歸朝於

秦吐谷渾將大孩一名烏
紇堤屢寇乾歸邊境乾歸

怒率騎討之大孩大敗俘斬萬餘口而還大孩

走保南涼死於胡園視羆世子樹洛干帥其餘

衆數千家奔歸莫何川自稱大都督車騎大將

軍大單于吐谷渾王化行所部衆庶樂業號爲

戊寅可汗沙湫雜種莫不歸附乃宣言曰孤先

祖避地於此暨孤七世思與羣賢共康休緒今

士馬桓桓控弦數萬孤將振威梁益稱霸西戎

觀兵三秦遠朝天子諸君以爲何如衆咸曰此

盛德之事也願大王自勉乾歸聞而甚忌之秋八月乾歸率衆攻仇池爲楊盛所敗尋復率衆攻盛將楊玉於西陽堡克之

義熙二年秋七月苑川地震裂生毛狐雉入於寢內百草皆自反乾歸甚惡之冬十二月復入朝於秦

義熙三年春正月秦姚興慮乾歸寢強難制終爲西州之患因其朝也畱爲主客尚書以世子熾磐爲建武將軍行西夷校尉監撫其部衆鎮

苑川秋七月禿髮傉檀叛秦遣使來邀熾磐斬其使送之長安秦甚嘉之冬十一月秦河州刺史彭奚念叛降禿髮傉檀秦以熾磐行河州刺史

義熙四年夏五月秦遣乾歸以鎮遠將軍從廣平公弼等帥步騎襲傉檀冬十月熾磐以秦政寢衰兵亂將始且畏秦之攻襲乃招結諸部二萬七千築城於嶮岷山而據之十一月熾磐攻彭奚念於枹罕爲奚念所敗而還

更始元年春三月熾磐入秦見太原公懿於上
却彭奚念乘虛來襲熾磐聞之怒不告懿而歸
擊奚念破之遂圍枹罕乾歸從秦王興如平涼
熾磐攻枹罕克之遂遣使告乾歸乾歸逃還苑
川鮮卑悅大堅有衆五千自龍馬苑來降夏四
月乾歸如枹罕留熾磐鎮之收其部衆得二萬
人徙都度堅山秋七月羣下勸乾歸稱王乾歸
以寡弱弗許固請曰夫道應符歷雖廢必興圖
籙所棄雖成必敗本初之衆非不多也魏武運

籌四州瓦解尋邑之兵非不盛也世祖龍申亡
新鳥散固天命不可虛邀符籙不可妄冀姚數
將終否極斯泰乘機撫運實係聖人今見衆三
萬足可疆理秦隴清蕩洮河陛下應運再興四
海鵠望豈宜固守謙冲不以社稷爲本願時卽
大位允副羣心乾歸從之遂以晉義熙五年僭
稱秦王赦其境內改元更始置百官公卿已下
悉復本位冬十月復立夫人邊氏爲王后世子
熾磐爲太子領冠軍大將軍仍命熾磐爲都督

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以屋引破光爲河州刺史
鎮枹罕以南安焦遣爲太子太師與參軍國大
謀錄其子華爲尚書民部郎

更始二年春正月遣熾饗討論薄地延師次煩
于地延率衆出降署爲尚書徙其部衆於苑川
三月遣隴西羗昌何攻秦金城郡拔之以驍騎
將軍乞伏務和爲東金城太守秋七月乙丑乾
歸討越質屈機等十餘部降其衆二萬五千徙
於苑川八月乾歸復都苑川九月攻秦畧陽南
安隴西諸郡皆克之徙民萬五千戶於苑川及
枹罕冬十月鮮卑僕渾羗句豈輸報鄧若等帥
戶二萬來降

更始三年春二月乾歸徙鮮卑僕渾部三千餘
戶於度堅城以子勃勃爲秦興太守鎮撫之秦
姚興力未能西討恐更爲邊害遣太常索稜爲
太尉領隴西內史使來招諭乾歸感之遣使送
所掠守宰謝罪乞降秦復遣使署乾歸爲使持
節散騎常侍都督隴西嶺北護羗匈奴雜胡諸

軍事征西大將軍河州牧大單于河南王太子
熾磐假節鎮西將軍左賢王平昌公乾歸方圖
河右權宜受之復稱藩于秦夏四月乾歸徙羗
句豈等部衆五千餘戶於疊蘭城以兄子阿柴
爲興國太守鎮撫之五月復以子木奕干爲武
威太守鎮嶸岷城秋七月遣平昌公熾磐及次
子中軍將軍審虔率步騎一萬伐禿髮儁檀入
月熾磐率師濟河敗儁檀太子虎臺於嶺南獲
牛馬十萬餘而還冬十月攻秦畧陽太守姚龍

於栢陽堡尅之十一月進攻南平太守王憬於

永洛

一作水洛

城又克之徙民四千餘戶於苑川三

千餘戶於譚郊遣中軍將軍審虔帥衆二萬城

譚郊十二月西羗彭利髮據枹罕自稱大將軍

河州牧乾歸率騎三萬討之戰於枹罕不克

更始四年春正月乾歸復討利髮師次奴葵谷

利髮棄其部衆南奔乾歸遣兄子振威將軍公

府追擊至於清水斬之乾歸入枹罕收羗戶一

萬三千以審虔爲河州刺史鎮枹罕而還二月

戊巳乾歸徙都譚郊命平昌公熾磐鎮苑川因
率騎二萬討吐谷渾支統阿若干于赤水大破
之樹奕干請降乾歸拜為平狄將軍赤水都護
又以其弟吐護真為捕虜將軍層城都尉阿若
干為護軍都尉夏五月熾磐率眾攻秃髮儻檀
三河太守吳陰於白土克之以出累代為太守
六月乾歸畧於五谿有梟集於其手心甚惡之
遂為兄子公府所弑并殺諸子十餘人公府奔
固大夏熾磐遣其弟廣武將軍智遠揚武將軍

木奕干率騎三千討之以其弟曇達為鎮東將
軍鎮譚郊驍騎將軍婁機鎮苑川熾磐帥文武
及民二萬餘戶遷於枹罕先是乾歸未亡時枹
罕金城見鼠有數萬頭將諸小鼠各啣馬屎羣
移而渡洮灑二水悉止枹罕自是二年而熾磐
徙居之秋七月智達等擊破公府於大夏公府
奔疊蘭城就其弟阿柴智達等攻拔之斬阿柴
父子五人公府奔嶺岷南山追獲之并其四子
輟之於譚郊八月葬乾歸於枹罕偽謚武元王

廟號高祖在位二十四年

項德明校

卷八十五

西秦錄二

春秋卷第八十六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乞伏熾磐

乞伏熾磐乾歸長子也性勇果英毅臨機能斷
權畧過人初乾歸為姚興所敗熾磐質於禿髮
利鹿孤後自南平逃而降興興署為振忠將軍
興晉太守又拜建武將軍行西夷校尉畱其部
眾鎮苑川及乾歸返政復立熾磐為太子領冠
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後乾歸稱

藩於秦興遣使署熾磐假節鎮西將軍左賢王
 平昌公尋進號撫軍大將軍乾歸死遂襲偽位
 自稱大將軍河南王大赦境內改元永康九月
 署尚書令翟勣為相國侍中太子詹事麴景為
 御史大夫段暉為中尉弟延祚為禁中錄事樊
 謙為司直罷尚書令僕射尚書六卿侍中散騎
 常侍黃門郎等官置中左右常侍侍郎各三人
 永康二年春三月熾磐遣龍驤將軍智達平東
 將軍王松壽討吐谷渾樹洛干於澆河大破之

獲其將呼那烏提虜三千餘戶而還又遣鎮東
 將軍曇達與平東將軍王松壽率騎一萬東討
 休官權小郎呂破胡於白石川大破之進據白
 石城降其眾萬餘人顯親公休官權小成呂奴
 迦等二萬餘戶叛據白坑負固不服曇達進攻
 克之斬小成奴迦及首級四千七百隴右休官
 悉降秦太尉索稜以隴西來降熾磐以稜為太
 傅夏四月遣安北將軍烏地延冠軍將軍翟紹
 討吐谷渾別統句勤一作於泣勤川大破之俘

虜甚衆秋七月熾磐率諸將討吐谷渾別統支
旁於長柳川虜旁及其民五千餘戶而還九月
擊吐谷渾別統掘達於渴渾川大破之俘獲男
女二萬三千冬十月掘達率其餘衆來降

永康三年春正月有五色雲起於南山熾磐以
爲已瑞大悅謂羣臣曰吾今年應有所定王業
成矣於是繕甲整兵以待四方之隙夏五月熾
磐聞南涼禿髮儁檀西征乙弗拔劍而起曰可
以行矣羣臣咸以爲不可太府主簿焦襲曰儁

檀不顧近患而貪遠利我今伐之絕其西路使
不得還救則虎臺儁檀子獨守窮城可坐擒也此

天亡之時必不可失熾磐從之率步騎二萬襲

樂都禿髮虎臺憑城拒守熾磐四面攻之一旬

而克遂入樂都論功行賞將士各有差遣平遠

將軍捷虔率騎五千追儁檀以鎮南將軍謙屯

爲都督河右諸軍事涼州刺史鎮樂都禿髮赴

單爲西平太守鎮西平赴單烏孤之子也趙恢爲廣武

太守鎮廣武懼武將軍王基爲晉興太守鎮浩

疊徙虎臺與其文武及百姓萬餘戶於枹罕六月僭檀勢屈請降既至遣使郊迎待以上賓之禮秋七月署僭檀爲驃騎大將軍左南公南涼文武隨才銓擢冬十月熾磐既兼僭檀兵強地廣復稱秦王署置百官十一月立妃禿髮氏爲王后

永康四年春三月河西王沮渠蒙遜攻拔廣武郡熾磐遣將軍黠尼寅邀於浩疊爲蒙遜所擊死之又遣將軍折斐等率騎二萬據勒姐嶺復

爲蒙遜所擒夏四月熾磐子元基

一作元方

自長安

逃歸以爲尚書左僕射五月熾磐率衆三萬攻湟河沮渠漢平遣司馬隗仁乘夜襲擊大敗熾磐將引還先遣老弱漢平長史焦昶將軍段景潛召熾磐熾磐復攻之昶景因說漢平出降仁勒壯士百餘據南門樓三日不下力屈擒之熾磐怒欲斬之散騎常侍武威段暉諫曰仁臨難不畏死忠臣也宜宥之以勵事君乃囚之隗仁在西秦五年段暉又爲之說熾磐免之使還姑

臧六月以左衛將軍匹逵爲湟河太守因討乙弗窟虜降其三千餘戶而還署尚書右僕射出連虔爲都督嶺北諸軍事涼州刺史以涼州刺史謙屯爲鎮軍大將軍河州牧秋七月以秦州刺史曇達爲尚書令光祿勳王松壽爲秦州刺史冬十一月熾磐遣尚書令曇達秦州刺史王松壽等率騎一萬討南羗彌姐康薄於赤水降之遂以王孟保爲略陽太守鎮赤水

永康五年春正月熾磐攻秦洮陽公彭利和於滄川次師沓中沮渠蒙遜率衆攻石泉來援熾磐聞而引還二月尚書令曇達與涼州刺史出連虔率騎五千救石泉蒙遜聞曇達等至亦引兵去遂遣使來聘與熾磐結和親夏四月曇達王松壽等率騎一萬擊秦上邽進據蒲水秦州刺史姚艾率衆來拒大戰破之艾奔上邽曇達進屯大利破黃石大羗二戍徙其民五千餘戶於枹罕冬十月使秦州刺史王松壽鎮馬頭以逼秦之上邽十二月遣使詣太尉劉裕求擊秦

以自效裕拜熾磐平西將軍河南公

永康六年春二月遣安東將軍木奕干率騎五千討吐谷渾樹洛干於塞上破其弟阿柴於堯扞川俘獲五千餘口而還樹洛干奔保白蘭山慚憤發疾而死熾磐聞而喜曰此虜矯矯所謂有豕白蹄也往歲曇達東征姚艾敗走今年木奕干西討黠虜遠逃境宇稍清姦凶方殄股肱惟良吾無患矣秋七月相國翟勅卒八月以尚書令曇達爲左丞相子左僕射元基爲右丞相御史大夫麴景爲尚書令侍中翟紹爲左僕射冬十月遣曇達元基東討秦故將姚艾艾遣使稱藩熾磐以爲征東大將軍秦州牧徵王松壽爲尚書右僕射

永康七年春正月以木奕干爲沙州刺史鎮樂都二月乙弗鮮卑烏地延率戶二萬來降著爲建義將軍地延尋爲弟他子立以子軻蘭質於西平他子從弟提孤等率戶五千以西遷叛涼州刺史出連虔遣使諭之提孤等歸降熾磐以

提孤姦猾終爲邊患稅其部中戎馬六萬疋後
二歲提孤等扇動部落西奔出塞他子率戶五
千入居西平冬十月姚艾叛秦降西河王蒙遜
蒙遜率衆迎之艾叔父儁言於衆曰秦王寬仁
有雅度自可安居事之何爲從涼王西遷衆咸
以爲然相率逐艾推儁爲主復遣使請降熾磐
大悅徵儁爲侍中中書監征南將軍封隴西公
邑一千戶以左丞相曇達都督洮罕以東諸軍
事征東大將軍秦州牧鎮南安冬十一月熾磐

東巡十二月徙上邽民五千餘戶於枹罕

永康八年夏四月使征西將軍孔子率騎五千

討吐谷渾覓地于弱水南大破之覓地率衆五

千來降拜弱水護軍秋九月左衛將軍匹達建

威將軍梯君等討彭利和於澶川大破之利和

單騎奔仇池獲其妻子徙羗豪三千戶於枹罕

澶川羗三萬餘戶皆安堵如故冬十月以尚書

右僕射王松壽爲益州刺史鎮澶川

建弘元年春正月立次子暮末爲太子仍兼領

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赦境內改元
建弘其臣佐等多所封授秋七月甲辰宋初受
禪詔以熾磐爲安西大將軍秦王九月振武將
軍王基等襲河西王蒙遜胡園戍俘二千餘戶
而還

建弘二年春正月遣征北將軍木奕干輔國將
軍右丞相元基率騎攻上邽遇霖雨而還夏四
月吐谷王阿柴遣使來降熾磐署阿柴爲征西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安州牧白蘭王秋七月

河西王蒙遜率衆來伐使征北將軍木奕干等
帥步騎拒之斬首二千而還冬十二月遣征西
將軍孔子等率騎二萬擊契汗禿真於羅川

建弘三年春正月征西孔子等大破契汗禿真
獲男女二萬口牛羊五十餘萬頭禿真率騎數
千西奔其別部樹奚帥戶五千來降夏四月乙
亥以折衝將軍是辰爲西胡校尉築列渾城於
汧羅以鎮之秋九月遣征北將軍出連虔等率
騎六千擊沮渠城都于五澗冬十月出連虔與

城都戰擒之十二月徵秦州牧曇達爲左丞相
征東大將軍

建弘四年春三月熾磐謂其羣臣曰今宋雖奄
有江南夏人雄據關中皆不足與也獨魏主奕
世英武賢能爲用且識云恒代之北當有真人
吾將舉國而事之乃遣尚書郎莫者阿胡積弩
一作將軍又寅等入見於魏貢黃金二百斤并
陳伐夏方略太宗許之

建弘五年夏四月熾磐遣鎮南將軍吉毗等帥
步騎一萬南伐白苟車孚崔提旁爲四國皆來
降附秋七月遣太子暮末率征北將軍木奕干
等步騎三萬出貂渠谷攻河西白草嶺臨松郡
皆破之徙民二萬餘口而還

建弘六年夏四月遣平遠將軍叱盧犍等襲河
西戰於臨松擒其將沮渠白蹄徙其民五千餘
戶於枹罕秋七月遣鎮南將軍吉毗等南擊黑
水羗酋丘擔大破之冬十月丘擔率衆來降熾
磐署擔爲歸善將軍拜折衝將軍信帝爲平羗

校尉以鎮之

建弘七年春正月熾磐復遣使如魏請用師於
夏秋八月熾磐伐河西至廉川遣太子暮末等
率步騎三萬攻西安不克又攻番禾河西王沮
渠蒙遜發兵來禦夏主赫連昌遣征南大將軍
呼盧古將騎二萬攻苑川車騎大將軍韋代將
騎三萬攻南安熾磐聞之引還九月徙其境內
老弱畜產於澆河及莫河仍寒川畱左丞相曇
達守枹罕韋代攻拔南安獲秦州刺史翟爽南
安太守李亮吐谷渾握達等帥部衆二萬餘落
叛奔鼎川附於吐谷渾王慕瑣冬十月左丞相
曇達與夏呼盧古戰于嶸岷山曇達兵敗十一
月呼盧古韋代進攻枹罕熾磐遷保定連呼盧
古入南城鎮東將軍趙壽生帥死士三百人力
戰却之呼盧古韋代又攻沙州刺史出連虔於
湟河虔遣後軍將軍萬年擊敗之又攻西平執
安西將軍庫洛干阮戰士五千餘人掠其民二
萬餘戶而去十二月征南將軍吉毗鎮南澁隴

西人辛澹帥戶三千據城逐毗毗走還枹罕澹南奔仇池

建弘八年春正月山羗率衆叛二月熾磐遣左丞相曇達招慰武始諸羗征南將軍吉毗招慰洮陽諸羗羗人執曇達送夏吉毗爲羗所擊奔還士馬死傷者什有六七三月熾磐以輔國將軍段暉爲涼州刺史鎮樂都平西將軍麴景爲沙州刺史鎮西平寧朔將軍出連輔政爲梁州刺史鎮赤水夏六月熾磐還枹罕秋七月熾磐

謂羗臣曰孤知赫連氏必無成冒險歸魏今果如孤言八月熾磐遣叔父平遠將軍塗頭弟安遠將軍安度爲質於魏又使中書侍郎王愷丞相從事中郎烏訥闡奉表貢其方物九月氏王楊玄遣將軍苻白作圍梁州刺史出連輔政於赤水城中糧盡民執輔政以降輔政至駱谷逃還冬十月熾磐以驍騎將軍吳漢爲平南將軍梁州刺史鎮南澹十二月梁州刺史吳漢爲羗羗所攻帥戶二千奔還枹罕

建弘九年春正月商州刺史領澆河太守姚濬
叛降河西熾磐以尚書焦嵩代濬帥騎三千討
之二月嵩爲吐谷渾元緒所執夏五月熾磐寢
疾謂太子暮末曰吾死之後汝能保境則善矣
沮渠城都爲蒙遜所親重汝宜歸之熾磐在位
八年而宋氏受禪以元嘉五年六月卒暮末嗣
立僞謚文昭王塋於武平陵廟號太祖

乞伏暮末

暮一作慕

乞伏暮末字安石熾磐第二子也以元熙元年

立爲太子領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熾
磐卒暮末卽位大赦境內改元永弘一作洪署右

丞相元基爲侍中相國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

事鎮軍大將軍河州牧謙屯爲驃騎大將軍徵

安北將軍涼州刺史段暉爲輔國大將軍御史

大夫叔父右禁將軍千年爲鎮北將軍涼州牧

鎮湟河以征北將軍木奕干爲尚書令車騎大

將軍以征南將軍吉毗爲尚書僕射衛大將軍

秋七月河西王沮渠蒙遜因秦喪來伐西平太

守麴承謂之曰殿下若先取樂都則西平必爲
殿下之有西平苟望風請服亦明主之所疾也
蒙遜乃釋西平攻樂都相國元基帥騎三千救
之甫入城而西河兵至攻其外城剋之絕其水
道城中饑渴死者大半東羗乞提從元基救樂
都陰與河西通謀下繩引內其兵登城百有餘
人鼓譟燒門元基率左右奮擊河西兵退暮末
大懼八月遣使請蒙遜許歸沮渠城都以求和
蒙遜引還遣使入秦吊祭暮末厚資城都遣將
軍王伐送之蒙遜疑之使恢武將軍沮渠竒珍
伏兵於們天嶺執伐并其騎士三百人旣而蒙
遜遣尚書郎王杼送伐還秦并遣暮末馬千疋
及錦罽銀繒九月暮末遣記室郎中馬艾如河
西報聘冬十月涼州牧千年嗜酒殘虐不惜政
事暮末遣使讓之千年懼奔河西暮末以叔父
光祿大夫沃陵爲涼州牧鎮湟河
永弘二年春正月暮末遣征虜將軍出連輔政
等守西平政等未至蒙遜率衆拔之執太守麴

承二月立妃梁氏爲王后子萬載爲太子殺尚
書隴西辛進并其五族二十七人追恨其射傷
母面也夏五月河西王蒙遜率衆來伐暮末畱
相國元基守枹罕遷保定連南安太守翟承伯
等據罕开谷以應蒙遜暮末擊破之進至冶城
西安太守莫者幼眷據汗川以叛暮末討之爲
幼眷所敗還於定連蒙遜進至枹罕遣太子興
國攻定連六月暮末逆擊興國於冶城擒之追
擊蒙遜至於譚郊吐谷渾王慕瓚遣其弟沒利

延料騎五千會蒙遜來伐暮末遣輔國大將軍
畏難邀擊之復大破之秋七月蒙遜遣使送穀
三十萬斛來贖世子興國暮末不許尋以興國
爲散騎常侍以妹平昌公主妻之冬十月暮末
弟軻殊羅烝熾磐左夫人暮末禁之因與叔父
什寅謀叛暮末叔其黨與殺之并殺什寅禿髮
氏十二月地震野草皆日反

永弘三年春三月什寅母弟前將軍白養及鎮
衛將軍去列以村寅之死頗有怨言暮末皆殺

之秋九月西秦自正月不雨至於九月兼之政
刑酷濫內外崩離部民流叛者不可勝計冬十
月暮末爲河西王蒙遜所逼遣中書侍郎王愷
從事中郎烏訥闐請迎於魏世祖許以平涼以
東安定以西封之暮末乃焚城邑毀寶器帥戶
萬五千東如上邽至高田谷時給事黃門侍節
郭恒謀劫沮渠興國以叛事覺誅之夏主赫連
定聞暮末將至發兵來拒暮末畱保南安其故
地皆入于吐谷渾冬十一月世祖遣尚書庫結

率騎五千來迎暮末衛大將軍吉毗固諫以爲
不宜內徙暮末從之庫結引還南安諸羗萬餘
人謀叛推安南將軍都督八郡諸軍事廣寧太
守焦遺爲主遺不從乃劫遺族子長城護軍焦
亮爲主率衆攻南安暮末請救於氐王楊難當
難當遣將軍苻獻帥騎三千救之暮末與之合
擊諸羗諸羗潰散亮奔廣寧暮末進軍攻之以
手令與焦遺使取亮十二月遺斬亮首出降暮
末進遣號鎮國將軍秦略陽太守弘農楊顯以

郡降夏

永弘四年春正月夏主赫連定擊暮末將姚獻獻敗遂遣叔父北平公韋代率衆一萬攻南安城內大饑人相食侍中征虜將軍出連輔政侍中右衛將軍乞伏延祚吏部尚書乞伏跋踰城奔夏暮末窮蹙輿襯出降并沮渠與國送於上邽夏六月夏主殺暮末及其宗族五百人時魏神麈四年也先是熾磐都長安端門外有一井人常宿汲水亭之下而夜聞磕磕有聲驚起照視瓮中如血中有丹魚長可三寸而有寸光東羌西虜共相攻伐至是而亡國仁以孝武太元十年僭位至暮末四世凡四十六年

長水李衷純校

